

湮没史尘的心学“圣人”徐天民(下)

◇唐一言

三

阳明先生对圣人的定义为:“心之良知是谓圣”。“自然而致之者,圣人也;勉然而知之者,贤人也;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,愚不肖者也”(王阳明《传习录》语)。也就是只要下意识地践行人人具有的良知者就是圣人。徐天民在当时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,并不是他的学术水平有多高,而是他的行为举止有多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儒家八德皆佳的徐天民,虽博学于文,更约之于礼,俨然是块“足金”,已然达到“圣人”的境界了。古代的县志撰写者对他的偏爱毫不为过。

徐天民是被忽视的。这样一个“五常”皆具、朝野知名的道德楷模,一个掀起龙游古代历史上学术研讨第二次高光时刻的学术达人,有圣人之举,却无“圣人”之名。本地三本史志已经给予了他足够的殊荣,是明史笔墨较多的人物之一,尤其是余绍宋先生,对其推崇备至,认定是龙游历史中的翘楚人物。以他的功德和社会影响力,理应在更高一级的史志上找到对他的记录,可作者翻阅四本《衢州府志》和雍正《浙江通志》,只在《天启本府志》“乡贤”栏中找到“徐天民”的名字,《阳明年谱·顺生录》只是因其“水南会”而与其他同道一起出现了一次名字,《明儒学案》并未将其列入王学之林。重量级的史料没有笔墨,有详尽记录的族谱《上浦徐氏谱》也已散佚。时光荏苒,其光环逐渐被岁月驳蚀而黯淡了,如

今的我们已经基本不知道祖先中竟有这样一位高人。

四

关于徐天民的闻而不达,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三:一是心学一直是官方打压的学说。由于对视为正统的朱子理学产生严重冲击,隆庆和万历朝的初年,皇帝在理学大佬们的鼓噪下,对心学从默许到排斥,进而打压,几个在朝廷当高官的心学门徒纷纷被贬。徐天民就是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,可谓生不逢时。如果推迟几年,到王阳明得以配侍孔庙时,他也完全可以被朝廷重视而在史书上留下重重的几笔。满清从皇家到士大夫,对于心学始终是没有好感的,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只注重八股和考经训诂。只有特别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人,如曾国藩、孙中山、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、蒋介石等,才会推崇阳明心学。心学之人在史学界被冷落是不争的事实,真心研习心学之人,像徐天民这样的品德之人,绝对不在少数,可王阳明以下,又有几个高徒被撰史者垂青?康熙《衢州府志》对衢州众多的心学名家视而不见,只点了王玘、栾惠等两个及身弟子,就是明证;二是他的业绩不够。徐天民是在心学门徒中以苦行而为人称道的,属于立行派。可中国传统社会除了立德,更讲究立功、立言。徐天民只是一个贡生,没有立功的可能。他虽精研心学,但作为私塾弟子,不像同为平民的王艮等人,既为王阳明随身弟子,又创立泰州学派,榜上有名的门徒就有

487人,可以借师发挥,又有徒弟帮助说话。阳明身后,形成了至少七大门派,可徐天民是个痴儒,以先师教诲为训,一心只在事上磨炼,没有设立门派,无立言的显赫业绩。尽管徐天民在行为上做到了极致,但钱德洪、黄宗羲是重“言”不重“行”的,只记录阳明高徒和门派首倡。官方的正史,记载的学人至少要有一官半职,徐天民这样的小秀才不能入这些执笔者法眼也就不足为奇了;三是著作散佚。徐天民文采斐然,著作颇丰,也有立论,但是,“吾县土风,自昔敦实,不以著作眩鬻于时。先达偶有论述,绝少梓行”,徐天民也脱不了这样的清高。同时,由于家道衰落,其文稿保存不佳。尽管万廷谦县令编辑了其诗稿,也是十一于千百。特别是三十年后清兵入关,龙游经历了长达36年的劫难,目前除了留下7篇诗歌外,已找不到其它的文迹。天启府志估计也是因缺失材料而对他一带而过了(余绍宋先生之观点)。阴差阳错,一代“圣人”就这样被蒙上层层灰土而湮没了。

苛求徐天民的瑕疵,唯一欠缺的是其身后的家道式微。他出生世室,生有二子三女。长子早逝,幼子是个天不假年的普通人。从长媳“能宽先生于贫”到徐天民死后16年万县令家访,见其“甚消落,仅一孤幼孙”。可见,徐天民在世时,家境已经趋于衰落了。这一点竟与先圣孔子、先师王阳明何其相似。实际上儒家也是崇尚致富的,孔子说: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”。朱子说:“利者,人情之所欲”。

元代儒学第一人许衡更是提出“儒者以治生为先”的理念。王阳明也不排斥致富。但为什么他们的家道都在走下坡路。也许致力于圣人伟业的人,都是先天下之乐而乐,无暇顾及自己及家人吧,这应该也是圣人的家国情怀为大家敬仰而又难以企及的原因。关于徐天民的不事科举,由于史料缺失,事过境迁,确实有点搞不明白。阳明先师并不排斥科举致仕,甚至鼓励其门生参加应试。最不屑于功名的高徒王畿,也在为王阳明服心丧三年后应试,一举中的,官至南京兵部郎中。徐天民一生的功名只是秀才,史料没有他是否再应试的记录,也许是应试了,没被录用,因为万历十二年(1584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之年)之前科举主考官打压心学门徒是常态;也许是他学习王艮,崇尚孔子的“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”思想,一心弘扬师道而无意功名,做一个闲云野鹤之人。穿越层层迷雾,我们只能揣摩这位晚年手不释卷、茆茆孑立的清癯老人的心境了。

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几多的轮回。在新时代积极落实“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的“两个结合”政策的当下,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“知行合一”这一心学核心思想的文化繁荣时期,在龙游县大力倡导赓续历史文脉、构建文化高地的当口,我们捧出厚重的龙游历史书籍,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,重新端详徐天民这位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的心学“圣人”,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……

龙游“十大碗”抹不去的乡愁

◇何梅容

品味龙游,逃不掉对当地美食“十大碗”的记忆。龙游过年待客的满汉全席上,十碗一圈排开,家人团团围坐,团圆是春节最大的喜庆。

在我老家龙南山区,这十碗菜是有讲究的,常规的有,八宝菜象征着万事如意;土鸡和牛奶藤小火慢炖,味道浓郁,大吉大利。猪肉炖盐卤豆腐,加持冬笋蒜苗,色彩丰富,充满喜庆,是山区的特色菜。猪肉祭过祖先,煮熟、油炸、上蒸,做成走油肉。丸子意味着大团圆。酒席上少不了全鱼上桌,寓意年年有余。其余的几碗,由各家根据经济条件补齐。那时,盛菜都用碗,俗称“十大碗”。

龙游山多地少,生活虽苦,前辈们努力地想做到“穷年不穷节”,过节讲究吃食丰盛的习俗,沿袭至今一直没变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仿佛都转化成对“食”的向往上,十个菜预示着三多:多福、多寿、多子,十全十美。摆全“十大碗”菜,才算是过年的样子。

品香味,忆乡愁,闻乡音。点点滴滴,离不了乡味之源——柴火灶

的话题。记得儿时的灶台有三眼锅,大锅煮猪食、中锅烧饭、小锅炒菜,贴灶膛内的汤瓶罐煮开水,如此“节约灶”,综合利用热能,装满了农人的智慧。

儿女烧火,娘亲烧饭;鸡窝边,老母鸡“咯咯”地召唤小鸡们……那样的场景仿佛还一直在眼前。傍晚,小孩放学回家,肚皮饿得“咕咕”叫,最爱翻碗架(龙游话发音为Ga)。那时个子小,跳起来,打开门,再跳起来,才能碰到碗边,趁机抓块豆豉,丢进嘴巴里嚼着,蛮有味道的!今天想想,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咽口水。

当年,人人肚子上的油水少,过年精心备制“十大碗”里的荤菜要留着正月正头请客人吃。在蒸笼内里蒸烂了的菜,外观看着还挺体面的。爹招呼客人“吃菜,吃菜”,并把荤菜夹起按到客人碗里,而客人总是站起来护着碗道:“怎么吃得了,怎么吃得了……”看着主客演绎的这场人情战,彼时彼刻,我们做小孩的,实际上已经是馋得恨不得冲上去,代客咬上几口,才解气。

那时,家里睡房很朴素,蓝花布,小轩窗,靠壁酒。大人都骗人说酒是臭的,苦的,烧喉咙的。我们小孩子,啥都懂,土烧酒是苦辣的,碰不得。但自家做的过年米酒,那点劲道还是有数的。小时候忍不住偷点小酒吃吃,长大了,也没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好人。更别说爱喝米酒的祖宗身上所带的豪爽厚道,藏着侠义之气,经商不怕艰难。明代中叶“龙游之民,多向天涯海角,远行商贾”“贾挟资以出,守为恒业,即秦晋滇蜀,万里视若比邻……”与徽商、晋商以及江右帮商人角逐,龙游商帮在经营珠宝业、贩书业、纸张业上称雄一时,故有“遍地龙游”之说。

不过,草民心向往之皆是饱腹之物和碎片化的记忆。朝阳里、溪口桥头、龙游东阁桥边的小杂货铺,那些花花绿绿纸包装的零嘴儿,那些闪闪发光用小电珠串成的窗帘,那些贴在墙上的报纸成了儿时我们的识字本。识字多了,山里的少年向往远方的精彩: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”

从此走上考学之路,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我们作为农家子弟却好似只为逃离熟悉的家乡。走过、路过的花花世界,哭过、笑过的万千江湖,在生活的天罗地网中挣扎。人到中年,每逢春节尤其想念中堂板壁墙上接福迎喜的年画。一段狭窄的旧胡同,一碗家人做的咸汤圆,一曲故乡的社戏,还有那些出现在梦境中发霉墙角的“猫耳朵”和土硝,都是今生念念不忘的印记。在他乡望着故乡的心情,只有游子最懂。

岁月如刀催人老,老屋蛛网几重重,做豆腐的磨盘而今“上墙”成了乡村的文创作品。水脉文化节中,听着“龙游吟”的古琴曲,思乡的人泪流满面,家是一生的港湾。

年纪大了才懂得“东游西游,不如龙游。东吃西吃,不如小时景的‘十大碗’”古谚中所蕴藏的乡愁韵味。在美食诱惑下,开启一趟归乡之旅,和兄弟姐妹排排坐,瓜子糕饼茶,天南海北话桑麻,重温一回长辈们用“十大碗”菜当戏台道具,所演绎的一幕幕人间温情剧……